

民国文学名家精选集

鲁迅精选集



鲁迅

齐鲁书社

民国文学名家精选集

鲁迅精选集



齊魯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鲁迅精选集 / 鲁迅著 ; 王任主编 . — 济南 : 齐鲁书社 ,
2016.7

(民国文学名家精选集)

ISBN 978 - 7 - 5333 - 3497 - 0

I . ①鲁… II . ①鲁… ②王… III . ①中国文学 - 现代文学 -
作品综合集 IV . ①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9142 号

鲁迅精选集

鲁迅 著 王任 主编 本册编者 郑连根

主管单位	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	齐鲁书社
社 址	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	250002
网 址	www.qlss.com.cn
电子邮箱	qilupress@126.com
营销中心	(0531) 82098521 82098519
印 刷	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	8.5
插 页	4
字 数	143 千
版 次	2016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 - 7 - 5333 - 3497 - 0
定 价	28.00 元

“民国文学名家精选集”丛书

顾问：张桂兴

主编：王 任

编委：郑连根 车振华 刘子凌

张元珂 崔云伟 张 勇

参编：尹 苗 李秀才 丁 伟

陈 征 王 至 李 泸

美编：王高杰



鲁迅



1936年3月，鲁迅大病后摄于大陆新村寓所门口



1936年10月8日，鲁迅在座谈会上发言

慣于長夜過春時
挈婦將雛鬻
有絲夢裏依稀愁
世淚城頭空
紅大王旗
忍看朋輩成新鬼
怒向刀邊覓小詩
吟罷低眉知寫
憂月光如水照鎗衣

中年春作錄

李市見教正

魯迅



魯迅詩作手迹

目 录

辑一 小说

狂人日记 /3

孔乙己 /16

药 /22

故乡 /34

阿 Q 正传 /46

祝福 /95

伤逝 /116

辑二 散文

《呐喊》自序 /143

秋夜 /150

雪 /153

风筝 /155

腊叶 /158

《二十四孝图》 /159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/167

父亲的病 /173

琐记 /180

藤野先生 /189

范爱农 /197

《野草》题辞 /207

辑三 杂文

娜拉走后怎样 /211

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/219

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 /223

“友邦惊诧”论 /232

文学与出汗 /235

拿来主义 /237

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/240

说“面子” /242

骂杀与捧杀 /246

辑四 旧体诗

自题小像 /251

惯于长夜过春时 /252

自嘲 /253

悼杨铨 /254

题三义塔 /255

题《芥子园画谱三集》赠许广平 /256

戊年初夏偶作 /257

亥年残秋偶作 /258

编后记 /259

辑一
小说



鲁迅留学日本时留影

狂人日记

某君昆仲，今隐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渐阙。日前偶闻其一大病；适归故乡，迂道往访，则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劳君远道来视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记二册，谓可见当日病状，不妨献诸旧友。持归阅一过，知所患盖“迫害狂”之类。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一篇，以供医家研究。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虽皆村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然亦悉易去。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识。

一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二

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门，赵贵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又怕我看见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凶的一个人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旧走我的路。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议论我；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，脸色也都铁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也这样。忍不住大声说，“你告诉我！”他们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脚，古久先生很不高兴。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，一定也听到风声，代抱不平；约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对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这真教我怕，教我纳罕而且伤心。

我明白了。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！

三

晚上总是睡不着。凡事须得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他们——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，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；他们那时候的脸色，全没有昨天这么怕，也没有这么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，打他儿子，嘴里说道，“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！”他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出了一惊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来。陈老五赶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，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；他们的脸色，也全同别人一样。进了书房，便反扣上门，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。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细。

前几天，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，对我大哥说，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，给大家打死了；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壮壮胆子。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。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。

想起来，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。

他们会吃人，就未必不会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“咬你几口”的话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户的话，明明是暗号。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。他们的牙齿，全是白厉厉的排着，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虽然不是恶人，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，可就难说了。他们似乎别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况且他们一翻脸，便说人是恶人。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，无论怎样好人，翻他几句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；原谅坏人几句，他便说“翻天妙手，与众不同”。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，究竟怎样；况且是要吃的时候。

凡事总须研究，才会明白。古来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
书上写着这许多字，佃户说了这许多话，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。

我也是人，他们想要吃我了！

四

早上，我静坐了一会。陈老五送进饭来，一碗菜，一碗蒸鱼；这鱼的眼睛，白而且硬，张着嘴，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。吃了几筷，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，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。

我说“老五，对大哥说，我闷得慌，想到园里走走。”